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三九號

據

清·楊訥，徐迪惠等纂修
清道光六年刊本

影印

江西省

泰和縣志

(六)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泰和縣志卷三十四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 訪原編
上虞徐迪惠訂正

藝文志

序 上

送太和令黃魯直序

葛敏修

江南多學者其人亦多有聰明辨智之質與夫才華章句之學然用之能取聲名登科第則已矣鮮有力學以窮聖人之道而以法傳之家者也獨臨川之王南豐之曾豫章之黃三家最為有法然三家者如荊公之父子子固之兄

弟與問學滿天下而又皆為天子之大臣獨豫章之黃未
有赫然大顯者其間亦嘗以文章魁天下未及覆試以死
士大夫至今憐之造物者之於人亦有厚薄歟夫人患不
為善耳苟為善雖遲速之不同未有無效者如太邱之陳
躬仁臨義而生不過一縣長其子孫實為公卿至於聲猷
事業則甚慚於先人矣然則豫章之黃又當憂其不大顯
乎敏修生最晚又以親老義不得離左右以去交當世之
豪傑得與三家之子弟以盡知其父祖所以教學之法居
常歎然前歲聞魯直來為吾州屬邑予謂魯直者其來為
縣於此必有說予又謂人大用則矯飾虛名小用則苟簡
以止非知德也魯直為縣必有可觀未幾見其邑人稱頌

不離口又竊謂自得償所慕望夫三家者如荆公子固者既已貴又相去遼邈踈賤者莫幸見焉魯直為縣令其位差不甚高而又近在吾州是宜朝夕操敝帚以侍門庭也然其來餘一年始得拜之於江寺又幾一年始得以詞章交於下風繼將遂如所願也而魯直解官去矣若此者豈亦有物司之耶皆不可知也然予於魯直有說焉今者於此為善去耶所謂監征者非美官也為不善去耶魯直不宜得罪於此反覆而思之莫得其所以然則仕路之崎嶇良可知也然古之所謂知道之士者雖死生萬變莫能得其津涯而况富貴貧賤儻來之得喪乎予觀魯直之為邑信已而不徇人則於此其審處矣若予之不肖方將鞭其

後而從之窮達不可必異日使魯直居富貴不忘其為縣
令予苟有尺寸可施亦不忘其窮約時則當有趯然如阜
螽之草蟲不期應而應者矣今日之言姑以張其本云宏
志

按序內謂黃氏以文章魁天下未及覆試以死當是
指黃注夢升歐陽修作誌銘甚惋惜之

送周屯田序

曾直

曾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夫子官其一子而聽
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
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
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韜臙以薦其

物誥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
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
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
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
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
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耶雖然不及乎尊
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
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
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
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
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

然則何為動其意耶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曾南豐集

按舊志注云周中復即中和考曾鞏父易占登天聖二年甲子宋郊榜是時同榜有安仁周瑜官兵部尚書太和周中和官屯田員外郎縣襄州故舊志據以為中復之証然中和之改為中復未詳何據序內亦並不及知英州事殊不可解姑存俟再考

送蕭子所序

貝瓊

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始為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

與學錄西江蕭子所交間與予言竊祿三年矣而吾父年
今七十餘遠隔江湖千里之外滫瀡之奉缺焉夫欲養而
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
詩至蓼莪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
所走告予曰某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
某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岡築草
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叢巒如屏焉澄溪之分流
左右者紓徐如帶焉雜樹千章巨竹千箇不翅秦人之桃
花源而風土樸厚猶存太古時因買田一區與田夫野老
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羸供伏臘之費又即甘竹里築養
志亭時迎吾父宴於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為歡俾諸子歌

而和之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
俾吾父益壽而康强大芳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
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
樂哉余聞之而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滸且為歌以華其歸
歌曰汝馬之騁兮孰予能羈汝舟之迅兮孰與能維大江
孔安兮山無岐送汝於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
兮有黍有稌漁彼溪兮有鮀與鱠釀黍為醴兮魚升於俎
燕且歌兮以樂吾父六月十二日序

清江集

送宋司訓萬鍾之官海門序

周是修

天下之山發乎西極播乎兩間為五嶽為四鎮為峨岷太
行為叢峰為疊嶂為長陵為大阜鍾奇獻秀蔚乎其可觀

是山體之正而得其常者然也及其為羊腸為複棧為懸崖為絕谷崎嶇屹巒乎其可畏是山體之變而不得其常者然也天下之水亦然源乎崑崙演乎寰宇為五湖為四海為江河淮濟為修渠為廣川為深淵為澄溪瀰漫浟湢湛乎其可悅是水體之正而得其平者然也及其為飛瀶為激溜為奔灘為怒峽咆哮衝決洶乎其可懼是水體之變而不得其平者然也雖然山水隨地之夷險而為之正變變而正正而變變而復正不一也而山水之為山水固自若終不以是而有所損益輕重也人之處於世也亦然士君子生於華夏出於名門秉聰敏之姿得淵源之學其才優其德盛起而用於時為循吏為良輔為抗直為忠

勇義烈立紀陳綱繼往開來秩乎其可宗是君子之道之得行而通者然也及其為遺逸為沉滯為困阨為卑屈懷瑜握瑾默守幽遐愧乎為志士之所嗟惜是君子之道之未達而塞者然也雖然君子之道隨命之屯亨而為之通塞塞而通通而塞塞而復通不一也而君子之為君子固自若亦終不以是而損益輕重也契斯旨者其惟同邑宋萬鍾氏乎萬鍾由成童補邑庠第每曩既而掇巍科躋膴仕為監察御史立朝端謹風節凜然未幾以事免歸葛巾野服晏如也今天子嗣位之明年旁求俊乂列於庶位邑大夫復以明經行脩強起而上之天官領揚州海門學博交游士夫莫不以其位之不當其材而憫其志之不得大

展萬鍾之心則怡然自如於得失憂喜畧無纖芥之動於中而形於辭色者余益知萬鍾之未止於是也况其春秋之富豈非天之愛之使之涵養造就優游厭飫於仁義道德之歸禮樂刑政之本俟其至於強壯服政之年方使之大發其蘊又何晚乎余哂夫交游者之感輒因贈行詩序而引夫夷險正變之於山水以喻夫屯亨通塞之於君子而不與焉之意以解之

芻蕘集

送劉司訓公正之官新淦序

周是修

同邑劉公正氏年踰六袞性澹不樂仕進郡縣以經明行修書幣交辟皆固辭不就而竟為新淦賢大夫之所强起為諸弟子員矜式以例貢天官偕膺廷試經義論策者二

志歸處而公正與其宗彥曰仲珩並中首選謂非名門家學淵源所自流於既溢之餘者能若是乎既而領命南還需一言以為贈於戲余弱冠時嘗侍公正令先君子海春先生於蔣陵之書舍先生言清而貌偉蒼顏白髮照耀樽俎間其襟期態度則宜於古人中求之耳別幾何時而先生抱隱德以物故容儀風采使人旦忘形於夢寐迨今二十餘年復得與公正會同京師而蒼顏白髮亦不減於令先君子矣吁亦可感矣雖然人生斯世如春蘭秋菊屯亨榮悴各有其時公正以老練之才而仲珩以英茂之學同見用於聖朝公正每曰余老矣而且素無宦情或怠於其職必也孜孜益壯以竭忠効誠唯知慕君作人之為

分內事則信乎大器之晚成矣仲珩每曰予尚少而且位不稱其才或抑於其志必也閔閔進修以開物成務唯知希賢希聖之為所當先俾學與年並進名與業俱新則信乎積小以高大矣余以公正仲珩齒異而道同同為時而出聯名廷試而共領清職亦可謂劉氏之二妙矣輒因其行而並勉以自愛庶幾為他日三錫之基云

芻蕘集

送劉司訓仲珩之官石城序

周是修

泰和之北四十里禾溪之流出焉溪之北重岡疊阜穹林曠原四民之相聚以居者駢門接屋其中族姓則皆莫劉氏若也劉之彥曰仲珩穎敏不羣夙聞庭訓而又質之師講之友甫弱齡而經史淹貫於是郡縣之辟交至以親年

艾固辭久之既而贛石城之賢尹以學官乏員人材放失知仲珩名且以陳君孟潔之薦書幣之來禮意之厚使命之堅俱有不可卻者乃以洪武庚辰春偕其宗老曰公正同貢於天官膺廷試本經義論策而俱中高第自非家學淵源才力優裕者能有是哉之官有期以余為同邑且嘗與其季父仰霄先生有忘年之契謁言以為別余曰士君子立身名教若仲珩者固當披闇闔呈琅玕以自結主知大展其抱負其孰曰不宜今也從容退遜不得已而遠違膝下則又恬就清職於石城者豈不以石城去鄉不數百里順流之便音問相通而時或展覲省之忱乎然則仲珩於忠孝之道為能兩全矣至於正已以正人篤志而不

倦涵養造就於九載樂育之間譬之松柏必足其尺度然後應時需而柱明堂棟大廈傑然有補於天朝倬然有耀於後世又安知非仲珩之初心乎仲珩笑而不言因書以為贈使覽者知仲珩之未止於是

芻堯集

送與志彭貳尹還香山序

周是修

杞梓連抱不柱明堂棟大厦不足以效其長材騏驥伏櫪不馳宛洛騁幽并不足以展其逸足君子立學不登臺鼎膺方嶽不足以施其大器此衆人之確言也然君子之自處則又未嘗不樂天知命隨遇而安而不肯戚戚於卑屈汲汲於利達以貽天下後世之譏也若香山貳令與志彭先生其人乎彭氏為西昌之宦族先生為彭氏之偉人博

追今古志操剛潔所至有冰蘖聲性澹然不樂仕進洪武中當路者薦之高廟至則以親老力請獲歸養所居郭西之月池泉清而土腴宅幽而木茂謹修篤行不妄交接調餧之暇日與其弟若子以道德仁義相講明朝焉夕焉游焉息焉晏如也洪武末為郡縣交辟強起領五雲邑庠教嚴毅方正及門者率就雅飭嘗深疾奸弊之為民患者值皇上繼統龍飛羣策畢舉首條所以濟時之切要者及釋真禮樂數事以聞特被嘉納以行能徵詣公車而委以民社之寄香山在南海一隅兵民雜處非得有為有守者未能撫而安之故有是選人皆以先生未得內除以廣其所施為不慊又以高年遠征以衝冒氛墮為至慮而先生則